

爱心诵读 名家作品

天使在人间

美绘版



Ticcioci
and Ren Jian

散文卷一



皇冠书系引领
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使在人间



Tian Shi
Zai Ren Jian 散文卷一

主 编◎高洪波

执行主编◎李东华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天使在人间

李学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在人间. 散文卷. (一); 美绘版/高洪波主编; 张洁等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12

ISBN 7-5007-8380-9

I. 天... II. ①高... ②张...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6629 号

TIAN SHI ZAI REN JIAN

散文卷 (一)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划: 徐寒梅 缪惟 胡光 装帧设计: 缪惟
责任编辑: 高秀华 缪惟 美术编辑: 缪惟
插图: 刘倩 责任印务: 李书森

社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编室: 010-64037785 传真: 010-64012262

发行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59

http: // www.ccppg.com.cn

E-mail: zhs@ccppg.com.cn

印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20×1010 1/16 印张: 10.75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山东第 4 次印刷

字数: 183 千字 印数: 10000 册

ISBN 7-5007-8380-9/I·840 定价: 1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策划
徐寒梅 缪惟 胡光

责任编辑
高秀华 缪惟

装帧设计
缪惟 潘宏伟 欧阳永华



皇冠书系

引领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

冰心：《往事》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余光中：《日不落家》

所谓恩情，是爱加上辛苦再乘以时间，所以是有增无减，且因累积而变得深厚

金波：《四季的独语》

只有一朵小单花的时候，无论它开得多美丽，它也是孤单的、寂寞的，而一片花的海，就会让人找到春天，让人感受到欣欣向荣

曹文轩：《童年》

苦难给了我幻想的翅膀，我用幻想去弥补我的残缺和空白，用幻想去编织明天的花环，用幻想去安慰自己，壮大自己，表达自己，苦难给了我透彻的人生经验，并给我的性格注进了坚韧

爱是不会老的，它带着永恒的光焰与不灭的光耀，
世界的存在就以它为养料

——（法）卢梭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

——（法）罗曼·罗兰

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福。

——（德）歌德

人不是由于美才可爱，而是由于可爱才美。

——（俄）列夫·托尔斯泰

人间如果没有爱，太阳也会灭

——（法）雨果

人们相爱的时候，永远是互相理解的

——（法）左拉

序言

X U Y A N



当电视、网络等新兴媒体越来越吸引孩子们的眼球的时候，他们还需不需要传统的阅读？答案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少儿读物琳琅满目的今天，他们又该读些什么？这是值得全社会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阅读，将对他的心智、情感和个性的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它是人生特定发展阶段所必需的营养。但是，做家长的往往热衷于给孩子们快速增长的身体补钙，却经常忽略了多姿多彩的精神食粮的提供。

在孩子们的阅读中，那些经过时间的磨洗和众多读者检验的经典作品是不可忽视的资源，它们有利于少年儿童纯正健康的审美情趣的养成，提升他们作为现代文明人的综合素质。这些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曾经伴随了几代孩子的童年，在他们稚嫩的心灵需要抚慰的时候给予他们温柔的呵护。我们相信童年是可以分享的，童年精神是相通的，这些高水准的作品必能给今天的孩子以难得的文学滋养和精神抚慰。这正是我们编选这套“天使在人间——爱心诵读名家作品选”丛书的初衷。

这套丛书并不是对我国已近百年的儿童文学成果的全面展示，而是以“爱”的主题为宗旨，我们从中选编了小说两卷、童话两卷、散文两卷。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再次为“爱”之丰富与博大而感动。我们没有想到，在这个看似陈旧而单一的主题中，居然包含了如此丰富的形态，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为何“爱”会成为文学永恒的主题。“爱”，的确是不老的言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发现，孩子稚嫩的心灵对“爱”那么的敏感，无论是亲情、友情、师生之情还是朦胧的爱情，都是那么的渴盼。我想，今天的孩子们也有同样的渴望。这套丛书能够滋润童心，让孩子们感受爱、思考爱，寻找到爱的真谛。同时，这套丛书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一系列经典作品，如《儿童文学》典藏文库、《冰心儿童文学全集》（美绘版）等。他们对我国儿童文学经典的重新发掘，为推动一种健康纯正的儿童文学新主流阅读取向和保护我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虔诚的、切实的努力，而“天使在人间——爱心诵读名家作品选”这套丛书的策划与出版，无疑再次显示了他们的这种眼光、气度和品位。

儿童文学的阅读与推广，是一个长期的、全面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作者、出版界和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我相信，这一套丛书会为儿童文学的阅读提供一个优秀的范本。但是，任何选本，囿于选编者的阅读视野和鉴赏水平，难免挂一漏万，还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6年10月

目录



CONTENTS

鲁迅 阿长与《山海经》 1

臧克家 老哥哥 7

余光中 日不落家 12

张 洁 拣麦穗 21

张 洁 盯 梢 26

茹志鹃 故乡情 34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40

全 波 四季的独语 45

梅子涵 让记忆安宁 52

梅子涵 在回头的路上看见 61

铁 凝 我有过一只小蟹 67

舒 婷 洁白的祝福 73

斯 妤 凝 眸 78

斯 妤 生命·神启·爱 81

目录

罗辰生 爱的泉水 | 90

殷健灵 相思走廊 | 101

殷健灵 我拿什么还你，外婆 | 106

梅 洁 我故乡的大河 | 111

庞俭克 十五奶 | 116

牛 汉 绵绵土 | 125

蔡玉明 终极之爱 | 128

吴 然 一碗水 | 134

吴 然 走月亮 | 137

阎连科 感谢祈祷 | 140

刘亮程 树会记住许多事 | 145

乔传藻 雁 鹅 | 150

张国龙 和父亲关于死亡的对话 | 156

安武林 小弟是一块糖 | 163



CONTENTS



◎鲁 迅

阿长与《山海经》

鲁迅

长妈妈，已经说过，是一个一向带领着我的女工，说得阔气一点，就是我的保姆。我的母亲和许多别的人都这样称呼她，似乎略带些客气的意思。只有祖母叫她阿长。我平时叫她“阿妈”，连“长”字也不带；但到憎恶她的时候，——例如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叫她阿长。

我们那里没有姓长的，她长得黄胖而矮，“长”也不是形容词。又不是她的名字，记得她自己说过，她的名字是叫做什么姑娘的。什么姑娘，我现在已经忘却了，总之不是长姑娘；也终于不知道她姓什么。记得她也曾告诉过我这个名称的来历：先前的先前，我家有一个女工，身材生得很高大，这就是真阿长。后来她回去了，我那什么姑娘才来补她的



缺，然而大家因为叫惯了，没有再改口，于是她从此也就成为长妈妈了。

虽然背地里说人长短不是好事情，但倘使要我说句真心话，我可只得说：我实在不大佩服她。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又不许我走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就说我顽皮，要告诉我的母亲去了。一到夏天，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

久睡在一角的席子上，又已经烤得那么热。推她呢，不动；叫她呢，也不闻。

“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母亲听到我多回诉苦之后，曾经这样地问过她。我也知道这意思是要她多给我一些空席。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

但是她懂得许多规矩；这些规矩，也大概是我所不耐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



放在枕边，只要过一宵，便可以随意使用。睡在枕上，看着红包，想到明天买来的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然而她进来，又将一个福橘放在床头了。

“哥儿，你牢牢记住！”她极其郑重地说，“明天是正月初一，清早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得对我说：‘阿妈，恭喜恭喜！’记得么？你要记着，这是一年的运气的事情。不许说别的话！说过之后，还得吃一点福橘。”她又拿起那橘子来在我的眼前摇了两摇，“那么，一年到头，顺顺流流……。”

梦里也记得元旦的，第二天醒得特别早，一醒，就要坐起来。她却立刻伸出臂膊，一把将我按住。我惊异地看她时，只见她惶急地看着我。

她又有所要求似的，摇着我的肩，我忽而记得了——

“阿妈，恭喜……”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真聪明！恭喜恭喜！”她于是十分喜欢似的，笑将起来，同时将一点冰冷的东西，塞在我的嘴里。我大吃一惊之后，也就忽而记得，这就是所谓福橘，元旦辟头的磨难，总算已经受完，可以下床玩耍去了。

她教给我的道理还很多，例如说人死了，不该说死掉，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应该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是万不可钻过去的……此外，现在大抵忘却了，只有元旦的古怪仪式记得最清楚。总之：都是些烦琐之至，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非常麻烦的事情。

然而我有一时也对她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她常常对我讲“长毛”。她所谓“长毛”者，不但洪秀全军，似乎连后来一切土匪强盗都在内，但除却革命党，因为那时还没有。她说得长毛非常可怕，他们的话就听不懂。她说先前长毛进城的时候，我家全都逃到海边去了，只留一个门房和年老的煮饭

老妈子看家。后来长毛果然进门来了，那老妈子便叫他们“大王”，——据说对长毛就应该这样叫，——诉说自己的饥饿。长毛笑道：“那么，这东西就给你吃了罢！”将一个圆圆的东西掷了过来，还带着一条小辫子，正是那门房的头。煮饭老妈子从此就骇破了胆，后来一提起，还是立刻面如土色，自己轻轻地拍着胸脯道：“啊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我那时似乎倒并不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但她大概也即觉到了，说道：“像你似的小孩子，长毛也要掳的，掳去做小长毛。还有好看的姑娘，也要掳。”

“那么，你是不要紧的。”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灸疮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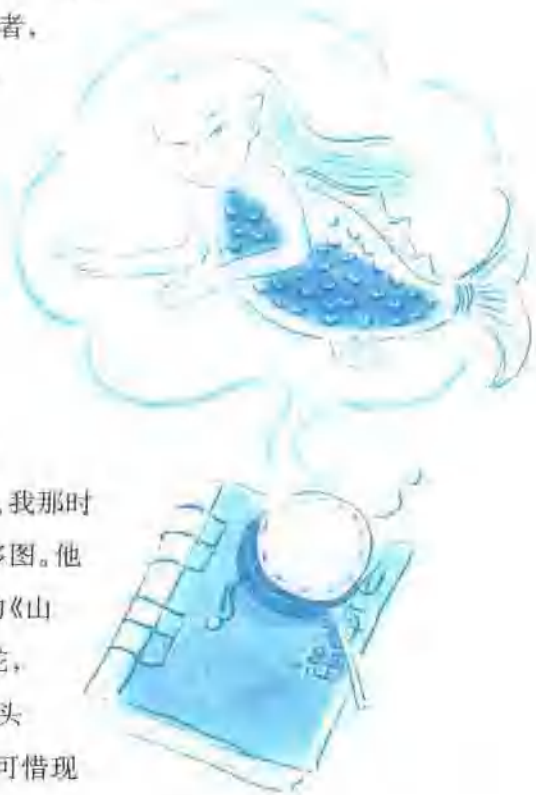
“哪里的话？！”她严肃地说，“我们就没有用么？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这实在是出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我一向只以为她满肚子是麻烦的礼节罢了，却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夜间的伸开手脚，占领全床，那当然是情有可原的了，倒应该我退让。

这种敬意，虽然也逐渐淡薄起来，但完全消失，大概是在知道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之后。那时就极严重地诘问，而且当面叫她阿长。我想我又不真做小长毛，不去攻城，也不放炮，更不怕炮炸，我惧惮她什么呢！

但当我哀悼隐鼠，给它复仇的时候，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

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玕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似两乳当做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

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

大概是太过于念念不忘了，连阿长也来问《山海经》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向来没有和她说过的，我知道她并非学者，说了也无益；但既然来问，

也就都对她说说了。

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吧，我还很记得，是她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

“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

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

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失了。

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面“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

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

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臧克家

老哥哥

1934年11月

秋是怀人的季候。深宵里，床头上叫着蟋蟀，凉风吹一缕明光穿过纸窗来。在我没法合紧双眼的当儿，一个意态龙钟的老人的影像便朦胧在我眼前了。

可以说，我的心无论什么时候都给老哥哥牵着的。在青岛住过了五年，可是除了友情没有什么使我在回忆里怅惘，有那便是老哥哥了。青岛离家很近，起早也不过天把的路程呢。记得在中山路左角一家破旧的低级的交易场中常常可以得到老哥哥的消息，前来的乡人多半是贩卖鸡子回头带一点儿洋货，老哥哥的孙子也每年无定时地来跑几趟，他来我总能够知道，临走，我提一个小包亲自跑到嘈杂的交易所里从人丛中、从忙乱中唤他出来交到他的手里。

“这是带给老哥哥的一点儿礼物。”

